

唱国歌

□高洪波



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,置身于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队列里,主持人下令:“全体起立,唱国歌!”大家遂张口起唇,唱出每个中国人的心声。

歌声响起,声音雄壮中又不乏悲壮。“起来!不愿做奴隶的人们!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!”这是一首救亡之歌,这是一首杀敌之歌,这是一首牺牲之歌,这同时也是一首苦难记忆与美丽复兴之歌。

这支歌我一唱50多年。记得是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小学四年级时学会唱国歌,同时学会的还有《国际歌》。当时由于年纪小,理解能力差,两首歌的名字仅仅有一个字的不同,所以国歌和《国际歌》经常被我们这些小学生弄混。但是从音乐旋律上倒非常好区分:国歌急切紧凑,像战时动员令;《国际歌》舒缓悲壮,像大气磅礴的宣言书,“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,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”是无奈中的乐观,遥远期盼中的坚持主义。

后来,年纪再大一点,看到赵丹先生主演的电影《聂耳》,他艺术地再现了国歌年轻作曲家的一生,把上海亭子间的革命文艺青年的时代风采也重新演绎。这虽然还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往事,可对于50年代出生的我辈而言,仍然显得遥不可及。我们把《聂耳》这部电影与小说《红岩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,乃至《小兵张嘎》都视为一类影片,但观赏性最强的我认为还是《小兵张嘎》,《聂耳》要稍稍排后一点。再后来是特殊的一个年代,“文艺黑线”的罪名如巨蟒般吞噬掉一切历史。聂耳虽因早逝而幸免,可词作者田汉却不能脱开干系,他被称为“二流堂堂主”、“四条汉子”之一,受尽了人间的屈辱。

国歌的故事其实没有完,因为我记得在小学学唱国歌的时候,我的班主任很顽皮地让我们每个人用一粒大的算盘上的珠子,珠子上蒙着一片薄膜,然后用口腔吹出国歌的声音,这还形成了我们班上的一个节目。用算盘珠和一片薄膜可以做为特殊的乐器,这种乐器估计任何人都想象不到。算盘珠子的孔成为音箱,孩子们通红的唇奏出国歌的旋律,呜呜咽咽,紧张急促,还真有点军号的味道。

后来我参军入伍到遥远的云南边疆,成为业余诗歌的爱好者和写作者。我记得在70年代中期,我们这些稍能舞文弄墨的穿军装的文艺人在师里被集中起来,要进行一项神圣而庄严的工作——修改国歌。我相信当时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,而肯定不只我一支部队的文化人参加,但是很遗憾也很惭愧地说,我们枯坐半月,反复撰写新词,但田汉的才华无法遮掩,国歌的词注定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,无法超越,也不能修改。这就是一场场战斗,一次次冲锋搏杀,勇士们用生命和鲜血筑起了民族的长城,这一块一块的砖是他们的血肉和生命,是和年代任何的词汇都替换和置换不了的。但我仍然为那次对国歌的试图修改而感到遗憾,虽然我一事无成,虽然我和很多文化人都徒劳地进行了这种尝试。

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唱起国歌的那一刹那,在无数次会议上大家昂首挺胸唱起国歌的时候,我注意到有一个小小的改变。若干年前,这种仪式性的场合常常是大家全体起立,奏国歌。奏国歌意味着在场者肃立静听,但是后来变了,变成全体起立,唱国歌。虽然是一个字的改变,但是有洪大的声音在会场响起,有战斗的旋律在上空盘旋。所以当放声高唱国歌的时候,我感到我回到了小学四年级学唱国歌的那个岁月。也许现在中国的孩子们学唱国歌的年龄要早于当年的我们,我觉得唱国歌越早越好,国歌和它对应的是国土,是界碑。我记得有一年,在中越边境上,广西一所界河边的学校,我和一群少数民族的孩子们升国旗、唱国歌,然后用界河的水冲洗着庄严的界碑。我对那些孩子们说:“孩子们,你们虽然是边疆的孩子,但是我依然羡慕你们,因为在你们的生命中,甚至生命最早的时刻,你们就知道了什么叫‘国界’,什么叫‘界碑’,这样会使你们更深刻地理解国歌,你们理解的深度肯定远远深于你们同龄的内地小朋友们。”所以我很羡慕他们。

不同的声音、不同的年龄、不同的经历的人,面对国旗唱起一支雄壮又不乏悲壮的国歌时,唱起“起来!不愿做奴隶的人们!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,你会升起一种作为一个在新中国诞生的人的自豪,因为有了这片国土,这个国家,有无数我们的先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。所以我们的国歌是一支民族的战歌,为了中国的伟大复兴,这首歌我们要响亮地、持久地唱下去!从今天唱到永远!

“这里睡着一个心脏病有眼好的老人,一个忧国忧民却只能写点杂文的文人,一个11岁参军22岁当了‘右派分子’的离休干部,一个九死一生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幸运者。”

2019年11月9日,当我终于站在高深高老墓前,看到墓碑背面这段碑文时,眼泪瞬间夺眶而出。

与高老认识近10年,每次点开老人的博客,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段话,只不过墓碑上多了“这里睡着”四个字。时过境迁,物是人非,怎不令人唏嘘。

去年10月份我到鲁院学习,到达当天,行李放下,即刻被桌上的一摞书吸引到了,欣然翻看,最上面一本书的封面上,第一个名字便是“高深”,只一眼,便愣在那里。高老曾在鲁院任教,冥冥中,我来似为看望他,完成与他的10年之约,又或者他知道我来,以此给予我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鼓励与鞭策。

自那一刻开始,我就决定去一趟锦州。鲁院学习结束,我即踏上了还愿之旅。次日,在高老的儿子高勇大哥的陪同下,来到沈阳市回族自治县。

那天虽然冷,但天朗气清,我手扶墓碑,耳边响着高老“我一生中总觉得对别人尽一点点义务,助人一臂之力,是一种幸福”的话语,过往的一切重又栩栩如生地回到眼前。

我与高老不曾谋面的交往始于博客。那是2009年9月,我在网上建立博客,使用了一个新疆名字“沙依巴克”,取自我的一个中篇小说。我于1996年开始写作,于2000年出版第一个长篇后,便放慢了写作速度,尽管仍写出了几个中短篇,但怠于投稿。建此博客的目的,为的就是不想让身边人知道我是谁,安安静静地贴些东西,自家关起门来自娱。

时隔不久,高老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跟帖,后在读过我的一篇随笔后建议我:“你文笔很朴实,叙事简明而深刻,有些话看似‘很白’,其实含着华丽字眼达不到的文彩。建议你给报刊写点散文。”

那时我刚被报社市委宣传部借调到新闻科,新上手的工作要边学边做,同时报纸上写了快三年的文化专栏稿子不想丢,两份工作忙得无暇兼顾文学,零零碎碎的时间里倒也写出了点诗稿与随笔。

读过我的几个小说后,高老鼓励我投稿。那时,我不知道高老曾在鲁迅文学院执教,只知道高老一直在给予我创作上的批评和指导,并带有明确的理论性和建设性。也是那时,我才知道,与我父亲差不多岁数的高老,身体一直不太好,尤其是视力,两只眼睛皆因青光眼动过手术。因此,对老人在博客上认真读我的小说,那么大的体量,那么小的字体,我既心存愧疚,又十分感激。

因为“沙依巴克”的名字,高老一直误以为我是一位维族人,给我留言:“我有一个想法,想推荐你给新疆作协。”

直到这时,我才给高老坦白了我的真实情况。高老很理解,说:“搞新闻的没有上下班,我搞了大半辈子新闻,深有感触。两份工作够累了,创作不能影响正常工作。积累生活增加体验,对创作也是财富。见缝插针吧,我相信文联会有一把交椅等待小班的。”

这一年,我母亲查出胃癌晚期。此后,为母亲治病,送走母亲,沉浸在母亲离开的阴影里不能自拔。高老常常开导我豁达面对,并依然鼓励我尝试投稿。我一副客气的口气感激高老。就是那次,高老回复我说:“你就别客气了。我家可算新闻世家,你也是报人,我把你当女儿看待可以吧?我一生中总觉得对别人尽一点点义务,助人一臂之力,是一种幸福,我亦是被人搀扶走到今天的。”

2014年1月26日,高老推荐我的小说《小日子》在《文艺报》发表。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与鞭策。百忙之中,我开始续写多次动笔都没能完成的中篇小说《山中雨欲来》,直到敲下最后一个句号,我即刻告知高老:“这个中篇被逼出来了,放下了,身心俱疲,灵魂轻盈。”高老很快回复:“写完最后一个标点就是胜利。”

此转移注意力以分散痛苦。谁料背诵不一会儿却卡壳了,滚瓜烂熟的诗句背得颠三倒四,甚至大段大段记不起来了。怎么会这样?我给吓呆了,忍不住泪水涌了出来。有护士贴着我耳朵问:是忍心疼吗?是心疼疼吗?我摇摇头。护士不知道,我痛苦流泪是心疼我几十年积累的对《离骚》的熟读记忆全都泡汤了,这种痛苦真是难以言说。

后来我冷静下来,望着雪白的天花板,问自己:读了几十年《离骚》,难道就是为了背诵吗?又不是朗诵艺术家,背诵有那么重要吗?这无非就是想作秀,想摆显,想获得掌声和荣誉。记忆力衰退并不等于记忆力消失,屈原高贵品质之一就是坚守理想之光,如果遇到这点挫折就心灰意冷,那《离骚》就白读了。经过这样的思想交锋,我豁然开朗,终于走出了死胡同。在这以后,我更加勤奋阅读《离骚》,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,以弥补记忆力衰退的缺陷。我甚至常常在半夜上了厕所以后,直接进入书房看一会儿《离骚》,冷静想一些问题,然后再回卧室睡觉,这样心灵会得到特别的抚慰。

阅读《离骚》时,我不再置身度外,而是把自己放进去,感情随着主人公命运变化而变化。我不再是一个“死读书、读死书”的书虫,不拘泥于字词句和典故,也不再是死板而又机械地复读原文。此后有阅读,我就在阅读环境现场。眼前呈现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,看到刀光剑影,看到“长大息以掩涕兮”的目光,看到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身影,看到汨罗江畔那行吟老人绝望的叹息,我的心也会疼也会滴血。此时此刻,我意识到近60个春秋苦苦阅读的《离骚》,终于读进我的心里,由此也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。但我愿意把此作为一个新的开端,因为学无止境。



旗帜上的风

——忆恩师高深 □班琳丽



2015年3月4日,高老因重感冒烧成肺炎,情绪有些低落。我担心老人的身体和这不多见的情绪影响到他康复的心情,便说:“高老,我们定下一个10年之约吧,我用一个10年成功给您看,您在这个10年里健健康康地指导我,直到我成为一个合格作家。”

高老一个字回复:“好。”

这一年,因北京雾霾大,高老回锦州老家安度晚年。就是这样的時候,我说过去锦州看他,当面聆听他教诲。

也是这一年,我的中篇小说《态度》在《莽原》发表了。没等我向高老汇报,他先发来信息表示祝贺,说已在《文艺报》看过推介目录,并告诫我说:“别着急,悠着来。写作要有耐心,十年磨一剑,守住寂寞,然后后方可腾达。”

2016年,我的小说《小日子》参加第一届浩然文学奖评选,获得短篇小说佳作奖,我当即跟高老汇报。高老回复:“说明评委们还有眼力。大胆投稿吧,适当的自信也需要。”

这一年的11月15日,高老说他要赴京参加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。我突然意识到,这或许是看望高老的最好机会,便将此想法告诉了高老。高老欣然应允。但遗憾的是,那次因为工作的事没能成行。

2016年4月,我开始认真而严肃地写诗,至2017年4月,一年之间写出100多首,一并发给高老看。

高老细读后给予我鼓励和引导。高老说:“我一点一点读你的诗,写出了自己的风格,这一点很好。”又说:“文学这东西很怪,不是真努力用功就有好结果。文学往往是‘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’。有时越刻意‘认真’越不易成功,有时掉以轻心地信马由缰倒成功了。我写作60多年了,假如我学医,60多年肯定已是顶尖级专家了;假如我木工,60年了,闭着眼睛也能打出一套高级家具。文学则不行。文学急不得,必须来情绪了有灵感了,才可能成功。”

得高老鼓励与教诲,我2015年至2017年,不断有中短篇小说、诗歌与报告文学发表,201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高老发来祝贺的信息,说:“替你高兴,说明我没看走眼。”

我也欣然告诉高老:“我已自己严肃起来,自律起来,力求创作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,向老师汇报,等老师这个10年给我监督、检阅。”

高老再次适时地告诫我:“立身之本在精不在多。过去你只是个爱好者,现在要用作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还有就是,文学教导只能起点拨作用,长能耐主要靠悟。”

2017年伊始,我与高老多半是邮件交流了,除了

畅谈文学,也时常询问高老的身体状况,知道他身体无恙,很为他高兴。

这年11月27日,我告诉高老:“天冷了,注意别感冒。”并问他眼睛现在怎么样。

哪料想,高老的回复竟是最后的回复:“不出门,防止感冒,室内散步。眼睛少用则好,少阅读写作,有好转。谢谢关心。高深谨白。”

此后,我忙于修改《最后的告别》和《寻梳记》两个中篇,而后去参加在驻马店举办的《奔流》60周年纪念活动暨第五届奔流研修班,想着回来即刻向高老汇报,向他问好。

不料,12月13日下午,我惊见王童老师朋友圈转发高老去世的噩耗,猝然而至的痛击,让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泪水久久不干。我一向不习惯于在手机上登录邮箱,那天,我还是笨拙地在手机上打开博客邮箱,一遍一遍读高老最后一个邮件:“不出门,防止感冒,室内散步。眼睛少用则好,少阅读写作,有好转。谢谢关心。高深谨白。”

高老走了,那个一直关爱我,在远方陪着我进步的高老走了……

而我多么遗憾,答应为高老写篇文章,写首诗,即便完成,却已无所寄了。答应去看高老,即便如今今天这样成行,也已是隔世之见了。痛亦深,悔亦深。

新中国成立70周年,高老荣获一枚由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的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”纪念章。于高老戎马卫国、执笔为民的一生,这份国家荣誉实至名归,且至高无上。

高老有诗:作为一个老兵,“不负满头苍白发”,只要一息存,我的诗还将“是受伤老兵手中/倒下又扶起的旗帜”。老诗人雷抒雁在《旗帜上的风——读高深的诗》中写到:“今天,当我重读高深的诗时,喉咙里有一种灼热感。我们骄傲,在需要勇气呐喊的时候,我们不曾逃避。那旗帜上拂过的风,是呼唤他永不放弃的诗情,是激励他永不沉沦的人格,是支撑他永不堕落的正直……依然是战士的品质。”

而今高老与世长辞,但他依然是一面不倒的旗帜,至少是我文学之路上时时虔诚仰望的旗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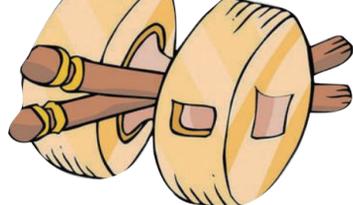
当初,当我像回到母亲墓前那样,围着高老的墓绕走三圈,顿感有风抚面,有话语直抵心灵,仿佛四周从天而降的、海水般博大澄澈的阳光,瞬间照亮我,令我整个人变得通透而清醒。

告别时,我扶住秋阳跃动的墓碑,轻声说:“高老,您在此安息吧,我会时时努力。记得天冷加衣,小心感冒。”

那一刻,我看见高老墓上白发似的秋草在风里轻摇,于我,那多像一位恩师轻轻的应答,一位父亲切切的叮嘱。

空竹爷

□包立民



不是老汉倚老卖老,在家里早当上了爷爷。可是所在小区,能让街坊孩子公认你是爷爷,走到哪里,都能乐于开口叫一声“空竹爷”却非容易,亦非一日之功。

为什么抖空竹能当上“空竹爷”呢?说来话长。退休后,为了健康,我在东五环买了一处有两层楼的小院,呼吸新鲜空气,享受阳光。随之而来的是,身子却越来越发福,肚子也日渐隆起。数年前,在杭州结识了美术理论家杨成寅先生,杨老长我十多岁,不瘦不胖,体态适中,四肢灵动。我向他请教养身之道,他劝我多运动,不妨抖抖空竹。抖空竹可以减肥?他笑着从屋里取出一只空竹,我一看是两头有菱的双菱,不由得笑道:小时候我也玩过。我随他走到楼下,在过道上试着抖了两下,他在一旁说:“不错,能抖得起来。回家每天抖上一小时,一年半载,就能将肚子抖下去。既活动了四肢,又练了腿劲,一举两得。”

取到了抖空竹可以健身减肥的真经,回京后就琢磨怎么着手。事有凑巧,听说小区东边有个公园,每天有几个人在一起玩空竹,于是漫步走去看看。几位五六十岁的村民自在逍遥地抖着空竹,玩着各种花式,有绕身跨腿,有腾空穿越,有空中平步,有海底捞月……看得我眼花缭乱,在一旁呆呆地站着。一位光头师傅问我:老爷爷也来玩一把?说着把手中的绳杆递给我,我接过绳杆试着抖了

两下,谁知北方人玩的是单菱,而我只会玩双菱。双菱两头容易保持平衡,单菱容易轻重失衡,起手较难,起了好几次也没有抖起来。我问问教我?他用手冲南一仰,找李师傅去学。我向南一看,一位中等个儿、身材均称的中年师傅正在教练几位新手。我向他们走去,与他打了个招呼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,问了问住处,对我言道,每天早晨可来这里玩。说着说着,拉近了距离,原来他与我同住一个小区,向他学也方便,李师傅就成了我学抖空竹的引路人。

万事开头难,确是经验之谈,抖空竹的起手,看似容易成时难,光是将空竹抖起身,整整花了我三个清晨。头是开了,接着要解决技巧,有道是熟能生巧,我的水平却始终停留在熟练阶段,除了天性愚笨外,也与不求进取有关。我学抖空竹,目的是保健减肥。当李师傅把我引进门后,我只是走出自家小院,在小区内自南向北,由东向西,周而复始,一早一晚自练。

我是小区内唯一坚持抖空竹的老汉,空竹声起,一声高来一声低,由远而近,园内无论老幼妇孺,听得空竹声响,就知道老汉又练上了。其中最爱听、最爱看的就是学龄前的孩童。孩童看我抖空竹,最幼者不足周岁,姥姥推着小车,他双目直视,用手比画,伊伊呀呀。二三岁的孩童,已能摇摇摆摆行步,胆大者趋步近前观看;更大胆者,能俯身拾取落地的空竹,双手递我叫我:爷爷,给。真是劳碌二三童,己及四五龄,空竹抖过门,爷爷叫不赢。园内有一幼儿班,清晨排队做早操,路上相逢,则全队弯腰鞠躬,齐声叫道:爷爷早。傍晚相遇则叫爷爷好。有好学的幼童,摸着空竹道:“我也想抖,爷爷。”每逢此时,我则抚着我的脑袋言道:“好孩子,快快长,长大了,爷爷教。”我这辈子从未教过书,未敢为人师,可是竟敢当着孩子说出了要教抖空竹的豪言壮语,岂不快哉?

有人会问,减肥效果如何?实话相告,依然故我。年前见了杨老,他奇怪地看着我的肚子道:看来抖得不够,尚须继续努力。我则笑道:种瓜得豆,我练了个“空竹爷”称号,够了够了。

《离骚》:阅读品质的追求

□王俊康

我有幸在青春飞扬的岁月里,与一位老人成为莫逆之交,他是我这辈子的良师益友。直到今天,我已是75岁的老人了,这位朋友已伴随我走过近60个春秋。我衷心感谢他,是他让我变得强大,让我至今心灵依然充满阳光,让我对生命意义有了清醒的认识,从而在人生道路上绝不浑浑噩噩,随波逐流,并立志奋发砥砺前行。

这位老人就是屈原。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,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政治家,我在阅读不朽诗篇《离骚》时认识了他。我惊讶在2000多年前的中华民族历史上,竟然会出现这样出类拔萃的先贤,他身上有太多高贵的品质,他的人生闪烁着人格魅力,他的瑰丽诗句惊天动地泣鬼神,他的一生体现出有良知文人的精神风范。

他一生忠君爱国,关注民生,励精图治。他在为官时主张选贤任能,立法强国,联齐抗秦。当他受到排挤失去权力时,游荡江湖,仍从内心深处发出深沉的感叹:“长大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。”梁启超说他是“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”,鲁迅说他的作品“逸响伟辞,卓绝一世”,这是从文学上对屈原的评价。屈原也是一座巍峨的历史丰碑,闻一多评价他是“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”。毛泽东也说“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,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,无私无畏,勇敢高尚。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。无论在国内外,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”。

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,屈原在当年评选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列。前三位世界文化名人都诞生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,在他们出生1000多年前,我国的历史星空中早已出现像屈原这么耀眼夺目的巨星,让人惊叹。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端午节及其传说列入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,这个节日全国放假3天,纪念爱国诗人屈

原,缅怀他的丰功伟绩。

《离骚》全诗共373句、2490字。诗中抒写作者面对不幸境遇,仍然坚持对理想的追求,既揭露了楚王的昏聩多变,也抨击了旧贵族结党营私的丑恶嘴脸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、美政理想以及坚贞品格,贯穿于全诗之中。在近60年《离骚》的阅读史中,我的感情一直汹涌起伏、奔腾不息。我一次次打心自问,假如是我,面对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我会怎么做,是勇敢还是懦弱?是杀身成仁还是明哲保身?说实话我不敢响亮回答。我的精神气还不够强大,还不足以支撑我像战士一样战斗,因而我意识到,我更需要加倍地从他的书中汲取精神力量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把时间花在注释和考证上,对诗本身的精髓有所忽略。由于长诗所涉年代久远,在汉语语法上已与当下大不相同,不得不花大力气去探究。如“摄提贞于孟陬兮”“惟郢都余侘傺兮”“余虽好修姱以鞿鞲兮”,怎么读来都觉得拗口,光是弄明白字词意思都相当不易。再加上诗中想象瑰丽奇特,使用众多典故,读者不得不不停下阅读查找资料,颛顼、夏禹、商汤、彭咸、鲧、羿、寒浞、高辛、少康、武丁、吕望……还有大量陌生的芳草和楚国方言,弄懂也不易。同时,我还进入一个误区:我以为一气呵成大段背诵长诗,背得滚瓜烂熟,才会进入一种阅读新境界。于是我没日没夜、不知疲倦地背诵。心想读书百遍,其意自见。可遗憾的是,书并没有真正读进去,艺术审美的感觉也没有真正释放。

直到10年前一件事情触动了我。那时,我命悬一线,在医院做了一次大手术:开膛、锯骨、挖心、截取血管,在ICU室抢救七天七夜。当时,四肢绑在床上,嘴巴插进一跟大气管,心脏钻孔搭血管桥后又塞回去。我痛苦万分,但我没流一滴眼泪,我默读《离骚》,一来给自己加油打气,二来借